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讲述纵横家、阴阳家、命相家、兵家、道家的祖师爷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!

再现百家诸子各展所学、激荡列国、纵横天下、探求乱世治理方案的精彩进程!

7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

独立寒川上

春秋任剪裁

万千凡尘事

随心作安排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谷子的局. 卷七 / 寒川子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8.3

(“智慧的游戏”系列作品)

ISBN 978-7-5702-0111-2

I. ①鬼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2143号

鬼谷子的局. 卷七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MM末末美书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赵晨阳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版权代理 | 何红

印刷监制 | 战梅 刘刚

特约编辑 | 韩明辉

封面插图 | 李茂国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天津宇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| 680毫米 × 990毫米 1/16

印张 | 17.5

版次 | 2018年3月第1版

印次 |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90千字

印数 | 20000

定价 | 42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061 章	苏秦刺股谋制秦	琴师绝响成顿悟	/ 001
第 062 章	稚女懵懂入雕台	义士偿愿战越王	/ 029
第 063 章	痴女吹箫为孙郎	肃侯托国洪波台	/ 057
第 064 章	苏秦赴赵首倡纵	妄人塞耳听大贤	/ 083
第 065 章	子鱼结赵谋大位	同胞相残起刀兵	/ 111
第 066 章	诉别情怨女动心	说长策痴男得燕	/ 141
第 067 章	苏秦捧印开纵局	陈轸设套陷张仪	/ 169
第 068 章	香女献身救夫君	巧舌落难风雨天	/ 201
第 069 章	张仪舍脸投义兄	苏秦计羞结拜人	/ 225
第 070 章	魏侯空巢耍机心	疯人建言纵六亲	/ 251

第 061 章 | 苏秦刺股谋制秦 琴师绝响成顿悟

二月阳春，天气回暖，草木萋萋。

轩里村北头的苏家打谷场边，天顺儿领着地顺儿、妞妞及邻家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在几个秸草垛边捉迷藏。该到天顺儿时，他飞步跑向旁边的窝棚，准备钻入窝棚里的草堆。刚到门口，阿黑蹿出，摇着尾巴横在他前面。天顺儿绕过它，进门，阿黑却一口叼住他的裤脚，扯他回来，复绕回来，堵在门口，横竖不让他进去。眼看留给他躲藏的时间不多了，天顺儿大急，踢开阿黑，冲进门里。

天顺儿陡然住脚，惊呆了。

靠墙角的一堆干草旁边，蓬头垢面、脸色青黄的苏秦端坐于地，宛如一尊泥塑，手捧竹筒，目光却没在筒上，而是微微闭合，就如睡觉一般。

显然是过于专注于什么，门口的一幕他丝毫没有察觉。

天顺儿断定二叔睡熟了。就在天顺儿松下一口气，准备寻地儿藏身时，苏秦突然身子一晃，竹筒从手中滑落，掉到地上，发出“噔”的一声。

天顺儿复看过去，惊呆了。只见苏秦眼睛未睁，手却动起来，凭本能摸到一把锥子，霍地刺入大腿。

见锥尖直扎下去，天顺儿急急闭眼。待他再次睁眼时，苏秦的锥子已到地上，竹筒又在手中，二目却是依旧闭着。

天顺儿定睛细看，一道血流正在顺着苏秦的大腿流下袍角，凝在脚踝上。细看那只脚踝，上面竟有道道血污，不用说，他从秦国穿回来的黑色衣袍早被血污浸染，只不过看不出而已。

天顺儿顾不上躲藏，掉头撒腿就跑。几个孩子见他出来，欢叫着扑上来

抓住他。

天顺儿将他们一把推开，撒丫子跑回家中。

“奶奶，奶奶——”天顺儿老远就喊。

“天顺儿，你叫啥哩？”苏姚氏正在忙活筛米，头也不抬地问道。

“奶奶，仲叔他……他……”天顺儿倚在大椿树下，大口喘气。

“你仲叔咋哩？”苏姚氏放下筛子，看向天顺儿。

“仲叔他……他用锥子扎……扎大腿哩！”天顺儿连喘几声，余惊未消。

“顺儿，胡说个啥哩？”苏厉妻拿着针线活从屋子里跑出来，语调风凉，“你仲叔是个人精哩，啥活不做，白吃白喝不说，还要人天天将好吃的送到口边，哪能自己扎自己哩？”

“娘！”天顺儿急了，“我不敢胡说呀！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仲叔拿锥子——”学苏秦的样子在大腿上猛地一扎，“噌地就是一下，血顺着腿流，脚……脚脖子上一道道的净是血印子！”

苏姚氏二话不说，扔下筛子，跌跌撞撞地跑出院子。

苏代妻腆着大肚子走出来，见苏姚氏走得那么急，问苏厉妻道：“大嫂，咋哩？”

“还能咋哩？”苏厉妻朝院门外剜一眼，“娘的宝贝儿子拿锥子自己扎自己呢！”

“自己扎自己？”苏代妻惊道，“这……这……二哥咋成这样了呢？”

“哼！”苏厉妻不无气恼道，“都是娘宠的，偏心佬！”略顿一下，“妹子你说，好端端的地让他卖了，卖给谁都中，他偏卖给姓刘的里正！你知道不，那块地他只卖三十两金子，似这等便宜事儿，只有傻蛋才干得出，阿大好好端端的身子，生生让他气成个瘫子！这且不说，我听说，他用那三十两金子换来高车大马，裘衣锦裳，到处显摆。还有那个阿黑，是他拿一袋钱币买回来的！你说说看，哪条狗能值一袋钱？不瞒你说，自打知道这桩事儿我就窝心，早晚见到阿黑，我……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！妹子你看好了，有朝一日，我非把那个畜生宰掉不可！”

听到要宰阿黑，天顺儿急了，扑通跪地：“娘，不要宰阿黑，求你了！”

“滚滚滚！”苏厉妻劈头骂道，“你个小东西，知道个屁！好好跟你阿大学犁地去，种不好地，就得跟你仲叔一样，败家破财不说，还得拿锥子扎大腿，看不疼死你！”

天顺儿吃她一骂，再不敢提阿黑的事，爬起来悄悄溜出院门。

苏厉妻的话倒让苏代妻想起那把锥子，不由泣道：“二哥成了这样子，都怪我哩！”

苏厉妻愣了一下：“傻妹子，他这样子，咋能怪你哩？”

“前几日娘说她的锥子钝，不好使了，向我要锥子。是我把锥子借给娘，娘又借给二哥用了。这……这不是我害了二哥吗？”苏代妻抹泪道。

苏厉妻怔了下，扑哧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都啥时候了，妹子咋能哭呢？你要是一哭，娃子就能听见。娃子见娘伤心，也要伤心哩。娃子就要出世了，这时候伤心，不是美事呀！”

苏代妻止住哭泣，惊道：“嫂子，你说的可是当真？”

“嫂子哪能骗你？来来来，让嫂子听听，娃子在忙啥哩？”苏厉妻将耳朵凑到苏代妻的大肚子上。

“大嫂，他在踢腾呢！”苏代妻破涕为笑。

“嗯，”苏厉妻听有一时，抬起头来笑道，“妹子说得是，他是在踢腾呢。看来这小子是个小顽皮！”略顿一下，似又想起什么，“咦，麻姑为妹子算出来的是哪个日子？”

苏代妻不假思索：“要照麻姑算的，再过三日就要生哩！”

“那就是了，”苏厉妻赞道，“麻姑算得神哩！不瞒你说，天顺儿与你那个妞妞，跟麻姑算的前后差不过三日，地顺儿就更神了，与她算的一丝儿不差，差只差在时辰上！”

“嗯，”苏代妻赞道，“大嫂说得是！这几日当家的要我哪儿也不许去，只在榻上躺着，娘却要我在院里走动走动，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！”

苏厉妻笑道：“老三懂个屁，这事儿得听娘的！”

苏代妻嗯了一声，也笑起来。妯娌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生娃子的事来，一句一句地钻进在自家屋檐下纳鞋底子的小喜儿耳里。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出嫁，过门后一无所出也还好说，却连男人到底是啥样儿也没见过，小喜儿的委屈就不打一处来，两手也渐渐僵在那儿，头埋下去，泪水止不住地淌下眼睑。

天顺儿溜出院门，在门外愣怔了一会儿，便拔腿跑向打谷场，刚到场边，见地顺儿、妞妞几个正候在草棚门口，伸脖子朝门内张望。阿黑在门口晃尾巴，见他跑来，飞快迎上，舔他手指。想到娘说早晚要拿菜刀宰它的事儿，天顺儿鼻子一酸，抚摸阿黑，阿黑将条尾巴越发摇得欢实。

天顺儿正要起身，忽见地顺儿几个龇牙咧嘴地朝门外退去，不一会儿，

就见苏姚氏手中拿着那把吓人的锥子，抹泪走出房门。

苏姚氏在门口站立一阵，拿袖子擦去泪水，颤巍巍地走向天顺儿，同时朝地顺儿几个招手。地顺儿等忙跟过来。

“唉，”苏姚氏逐个扫他们一眼，叹口气道，“天顺儿，还有你们几个，打这辰光起，谁也不许再进这个草棚。”

天顺儿几个点头。

“也不许在这场地上玩。村子里地方大哩，你们哪儿不能玩去？”

听到不让在打谷场里玩，几个小孩谁也不说话了。

“听到了吗？”苏姚氏晃动一下手中的锥子。

看到尖尖的带着血丝的锥子，几个孩子异口同声：“听到了！”

真还应了麻姑的估算。到第三日上，天刚放亮，苏代妻就捂住肚子哎哟起来。苏代急喊苏姚氏，苏姚氏也早听到叫声，走到门口了。

“代儿，快叫麻姑来，听这声音，是要生哩！”苏姚氏吩咐道。

苏代拔腿就向门外跑，苏厉妻、小喜儿也都闻声赶来。苏姚氏吩咐小喜儿烧水煮饭，让苏厉妻与她守在屋里，做些应急准备。苏厉见众人忙活，自己插不上手，更是听不得弟媳妇的呻吟，索性拿上农具，下田干活去了。

不消一刻，麻姑风风火火地紧跟苏代走进院子，进门就叫：“老姐儿呢？”

听到麻姑的声音，苏姚氏松下一口气，笑呵呵地迎出来：“是他婶儿来了，快快快，屋子里请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麻姑笑道，“不瞒老姐儿，天不亮时妹子做了个好梦，生生笑醒了。妹子起身走到院里，正在寻思梦里的美事儿，你家老三就上门来喊了。”她嘴上说笑，脚下未停步子，“噌噌”几下走进里屋，来到苏代妻榻边，摸摸她的肚子，又听一阵，“是哩，小家伙憋不住了，这要见世面呢！”

麻姑声音一响，众人便觉轻松许多，苏代妻的呻吟声也缓下来，冲她微笑道：“麻姑，你总算来了，我这……安心多了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麻姑拍拍她的肩膀，“好闺女，只要麻姑在，你就一百二十个安心！不瞒你说，这方圆十里，哪一家的后生小子、黄花闺女不是打麻姑这双手里来到世间的？”

众人齐笑起来。

大家折腾半晌，小家伙却似并不着急，一直闹到卯时，仍旧不肯露头。苏代妻也似倦了，呻吟声高一声低一声，显得有气无力。

“好闺女呀，”麻姑安抚她道，“你莫要哼了，闭上眼睛，把力气攒下来，待会儿生娃子好用。”扭头吩咐苏厉妻，“苏厉家的，把水再热一热。”又转对苏姚氏，“老姐儿，你去烧碗蛋汤，放十颗大枣，枣子要煮烂一点儿。”略顿一时，似是想起什么，“咦，怎么不见小喜儿呢？”

苏厉妻接道：“二妹子在灶房里烧火呢。”

“叫她过来！”麻姑似在下命令。

苏厉妻出门，不一会儿，引小喜儿走进苏代家院子。

听见脚步声，麻姑迎出来，劈头嗔道：“我说小喜儿呀，麻姑啥时候得罪你了，来这么久，也不见你打个照面？”

小喜儿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这不是来了嘛。”

“来来来，闺女，让麻姑看看。”麻姑不由分说，上前一把握过小喜儿，将她上下打量一遍，冲她道，“张嘴，伸舌头来。”

小喜儿不知所措，张嘴伸出舌头。

麻姑看看舌苔，怔道：“这是咋哩，二小子回来这么久了，仍旧没个动静！”换个口吻，又呵呵笑出声，“闺女呀，这儿没有外人，对麻姑说说，你这肚子，啥时候用得上麻姑？”

此话字字戳在小喜儿的痛处，但眼下好事将近，她不好哭，也无法落泪，只好低下头去，咬牙不语。

麻姑似也明白过来，骂苏秦道：“二小子真不中用，闺女嫁他六七年，纵使一块沙荒地，也该长出棵苗子来！”

“呵呵呵呵，”苏厉妻阴阳怪气地笑道，“麻姑呀，你可不能往小处瞧人。二妹子要么不生，要生就是龙凤胎！”

“敢情好哩！”麻姑也笑起来。

小喜儿脸上挂不住，两眼一湿，埋头出门，一溜儿跑进自家院里，伏在榻上，用被子蒙住头，使足劲哭了个痛快。

就在这个当儿，苏代妻大声呻吟，羊水破出。麻姑、苏姚氏全力以赴，不消半个时辰，便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。

一直在大椿树下来回踱步的苏代听到啼哭，惊喜交集，三步并作两步走进自家院中，正欲进屋，差一点撞到从内室走出来的苏厉妻。

苏代止住步，心里一急，话也说不好了：“大嫂，生没？”

苏厉妻白他一眼：“娃子都哭了，还能没生？”

苏代木讷地挠挠头，尴尬地笑笑：“是是是，大嫂，代弟想问，是跟小

弟一样呢，还是跟他娘一样？”

苏厉妻扑哧一笑：“就说是男娃女娃得了，这还拐弯抹角哩！跟你说吧，大嫂早说是个扛锄把子的，还能有错？”

苏代拱手，长揖至地：“谢大嫂了！”说罢，不无兴奋地朝地上猛力一跺，扭身就朝堂屋奔去，一口气跑到苏虎榻前，跪下，“阿大，喜了，是个男娃儿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苏虎咧嘴笑出几声，“早就听到了！那哭声一出，阿大就晓得是个扶犁把子的！”呵呵又笑几声，“代儿，告诉你娘，给你媳妇多打几只蛋，将那只不生蛋的母鸡也杀了，炖给她喝！”

自中风以来，苏虎第一次现出了笑脸。

望着阿大的开心样子，苏代哽咽道：“代儿记下了。阿大，娃儿等着您给取个名字呢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苏虎乐得合不拢嘴，“天顺了，地顺了，这娃儿就叫年顺儿吧！”

苏代念叨几声：“年顺儿？年顺儿！”乐得直搓手，“嗯，这名儿中！”

苏代妻虽把娃子生下来，奶水却未赶上。年顺儿噙住奶头，吸吮半日，吃不到奶水，哭闹起来。

小喜儿伏在榻上，年顺儿每哭一声，小喜儿的肩膀就跟着抽动一下。年顺儿越哭声音越高，小喜儿终于忍受不住，擦去泪水，掀开门帘，走出院子，探看几下，拐入灶房。

苏姚氏按麻姑所嘱，正在灶房里为苏代妻煮红枣汤，再用煮好的清汤炖蛋。煮枣不能用急火，苏姚氏就将灶膛里塞上碎柴末子，火倒是小了，烟却多起来，整个灶房烟雾腾腾，呛得她泪水直流，连声咳嗽。

小喜儿不顾浓烟，一步一步挪进灶中，红着眼圈怔怔地望着苏姚氏。

苏姚氏揉揉眼，抬头见是小喜儿，放下一把柴火，吃惊地望着她：“喜儿？”

小喜儿扑通跪地，失声哭道：“娘——”

苏姚氏一下子明白了小喜儿的心事，抚摸小喜儿的头发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！”

小喜儿将头埋在苏姚氏的膝上，呜呜咽咽地抽泣一阵，抬头求道：“娘，我……我想生个娃娃，生个娃娃……”

“唉，”苏姚氏又叹一声，泪水亦流出来，“闺女呀，你起来。”

小喜儿却不动弹，抬起泪眼望着婆婆。

苏姚氏站起身子，从案板下取过一只篮子，递给小喜儿：“这只篮子你拿去，赶天黑时，秦儿的饭仍由你送。”

小喜儿哽咽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他不想见我。”

苏姚氏又叹一声：“唉，娘也没有别的法子。”略顿一顿，鼓励她，“他要责怪，你就说，是娘让你送的。喜儿呀，你苦，秦儿也苦。你要知道，他的伤比你深哪！去吧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秦儿是个知情知义的人，眼下正在难中，你对他好，他会记上的。”

小喜儿含泪点头。

轩里村的苏秦原本就是洛阳城郭、乡野的话题，出奔六年回来，这又析产卖地，高车赴秦又落荒而归，更是成为乡间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此番又拿锥子扎大腿，经过苏厉妻的张扬，就如一阵风儿般迅速传遍周围乡邑。

古城河南邑位于洛水西岸，是西周公封邑。这日后晌，在河南邑南街的一个老茶坊里，一群闲人围坐在坊中大厅，边品茶边听座中一人神侃。

那人四十来岁，个头瘦小，两手比画，眉飞色舞：“诸位听了，这年头当真是啥个奇事都有。你们听说不，伊水东有个伊里邑，伊里邑北有个轩里村，村中有户姓苏的，唤作苏虎——”

有人急不可待地插话：“说恁细干啥，不就是轩里苏家的那个二愣子吗？他又咋了？”

“咋了？”瘦男人白他一眼，“你要知道，你来说！”

那人咂咂舌头，不再吱声。

瘦男人压住他的话头，品口茶，扫视众人一眼：“你们谁还知道？”

“知道啥哩？”门外走来一人，劈头问道。

众人回头一看，是附近一个阔少，忙起身揖礼。

精瘦男人起身哈腰，媚笑道：“是啥风把陆少爷吹到这处贫寒地方来了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陆少爷笑着摆手，“免礼了，免礼了！坐坐坐！”撩起锦袍，拣了显要位置坐下，望向瘦男人，“方才你说啥来着？”

众人皆坐下来。

瘦男人揖道：“回少爷的话，小人在说，轩里村苏家那个二小子，读书读疯了！”

“哦？”陆少爷大感兴趣，趋身问道，“是咋个疯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瘦男人欲言又止。

陆少爷从袖中掏出一把铜钱，“啪”地摆在几案上，对小二道：“小二，上茶，今儿本少爷请客，人人有份，这是茶钱！”

小二收过铜钱，为他沏上一壶茶。

众人再次揖礼，陆少爷回过礼，目光转向瘦男人：“说下去，那小子咋个疯了？”

瘦男人呷一口茶，不无夸张地打手势道：“喏，要问咋个疯的，少爷听我细细道来。苏家二小子，名唤苏秦，打小就是个怪人，整日吊儿郎当，不务正业。六年前，他阿大好不容易为他娶房媳妇，这小子呢，刚拜完堂，还没入洞房，人却寻不到了。此人一走就是数年，去年总算回到家里，苏老汉以为他回心转意，满心欢喜，分家析产，谁想他一拿到地契，转手就将自己名下的十五亩田产卖了。听说是卖给里正刘家，得金三十两。各位听听，那地是周天子赏赐苏家祖上的，全是上好田产，那小子却只卖出三十两，只有二愣子才干得出来。这小子用三十两金子置买了驷马高车、裘衣锦裳，风光无限地前往秦国，结果呢，前后不过三个来月，驷马高车不见了，裘衣锦裳不见了，那小子穿着老秦人的黑棉袄，背了个破行李卷儿打道回门，把个苏老汉气得当场中风，这不，成个瘫子了。”说到这儿连连摇头，长叹一声，“唉，人哪！”

陆少爷怔了下：“听这半晌，那小子没疯呀！”

“没疯？”瘦男人瞪眼说道，“有好房子不住，娶来新媳妇不睡，整日里跟一条黑狗住在露着天的草棚里，脸也不洗，衣也不换，一个月来从不出门，要么傻坐，要么自说自话，一眼看上去，头发乱蓬蓬，胡子拉碴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这且不说，我刚听说，他还拿铁锥子扎大腿，扎得两腿血淋淋的，少爷你说，他这不叫疯叫啥？”

陆少爷急问：“他为啥拿锥子扎大腿？”

瘦男人顺口应道：“听说是他在读竹简，读得困了，就拿锥子扎。”

“嗯，”陆少爷连连点头，“这个故事好。待会儿回到家里，我就讲给老头子听去。老头子一天到晚逼我读书，我想叫他看看，读书读成这个样子，究竟有个啥好？”略顿一下，陡然想起什么，拿眼扫一圈，“听说这几日茶坊里来了个琴手，他要是弹琴，连牛羊都流眼泪，可有此事？”

瘦男人点头。

“人呢？”陆少爷四处张望。

瘦男人朝门口处努努嘴，众人也都都不约而同地看向那儿。陆少爷抬眼一看，

果见那里蜷缩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。

老人的眼皮眨动几下，挣扎着站起身子。

见是一个老乞丐，陆少爷眉头微皱，自语道：“我道是个体体面面的琴师呢，咋是个讨饭的？”便转头望向瘦男人，似是不相信，“那个琴师可是此人？”

瘦男人再次点头。

陆少爷眉头再皱，张口叫道：“嗨，老家伙，本少爷只顾听这一桩奇事，差点将正事忘了。我家老头子听说你弹琴弹得神，叫本少爷请你到府上弹几曲，”说着从袖中摸出一把布币，扬手抛到老人跟前，“这是赏钱，你点好了！”

琴师似是没有听见，睬也不睬，更没看那一地的铜币，只是佝偻起身子，吃力地站起来。

瘦男人起身，过去扶住琴师。

琴师看他一眼，弯腰拿起琴盒，抱在怀里，一步一挪地向外走去。

陆少爷急了，起身追前几步：“老家伙……不不不，老先生，你站住！”

琴师仍未睬他，顾自前行。

陆少爷又追几步，大叫：“老先生，本少爷赏你一两金子！不，三两！”

琴师仍旧没有顿住步子。

陆少爷一怔，猛一跺脚，朝琴师的背影“呸”地啐出一口：“我呸！你个老东西，不识抬举！”

尧山墨家大营的主草厅里，几位墨者侍坐，随巢子捋须冥思。

“就各地情势来看，”坐在首位的告子小声禀道，“大国之间暂时消停了，眼下闹腾的是几个小国，卫、宋、中山与巴蜀。卫君暴死，谥名成公，太师当政，废太子，立卫室旁支公子劲为君，太子奔梁。齐魏相王后，宋公偃自行称王，笞天鞭地，淫乱宫室，祸乱朝纲，攻伐泗上弱小，引发楚、齐、魏侧目。听闻宋公称王，中山君不甘寂寞，亦颁诏南面，但其诏令颁布不过五天，就受到赵、燕警告，中山君自废王位。巴王阴结沮侯谋蜀，巴、蜀起争，动刀兵。赵国奉阳君专权，引赵侯不满，燕国公子鱼觐觐储君大位，于武阳招兵买马，结成势力……”

“晓得了。”随巢子显然不想听这些，摆手止住他，盯住告子，“听说孙宾出事了，怎么回事？”

告子看向屈将子。

“禀报巨子，”屈将子作礼应道，“有人诬陷孙臧谋反，被魏王处以臧刑，刑伤好了，但孙臧不知何故，发了疯魔！”

“臧刑？”随巢子倒吸一口冷气，盯住屈将子。

众墨者无不吃惊，皆将目光盯住屈将子。屈将子遂将他所探到的庞涓如何邀孙宾下山、鬼谷子如何为孙宾更名为孙臧、孙臧如何被人诬陷、庞涓如何救他、魏王如何判孙臧臧刑等略述一遍。

“何人诬陷的？”宋趺怒道。

“就在下所判，”屈将子应道，“诬陷他者，当是庞涓！”

众人又是一惊。

随巢子闭目，良久，长叹一声。

“巨子，”屈将子不无忧虑道，“孙臧目下仍在庞涓府中，就如羊在虎口，若不及时救出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“他是刑伤好后发的疯魔？”随巢子抬头，盯住他问。

“是哩。”屈将子应道。

随巢子再次闭目，沉思有顷，喃声，似是自语，又似是说给众墨者：“庞涓邀孙宾下山，鬼谷子为孙宾更名，孙臧受诬陷，庞涓宫廷说情，魏王判臧刑……”睁眼，“屈将，你带几个人手，守护孙臧！”

“守护什么，”宋趺急道，“多去几个人，救他出来就是！”

“不可，”屈将子应道，“大梁是魏都，孙臧既在庞涓手里，庞涓必定看护森严，加上孙臧无法行走，即使救出，要带走也难。稍有差池，或将殃及孙臧！”

宋趺咂舌。

随巢子看向告子：“有苏秦的传闻没？”

“有。”告子应道，“苏秦已经回家了。”

“何时回来的？”

“没多久。”

随巢子再次捋须。

“据传闻，苏子说秦不成，失落返乡，周人传他……”告子顿住。

“传他什么了？”随巢子盯住他。

“传他就跟孙臧一样，”告子指下心，“这个坏了。”

随巢子打个惊战，闭目。

“唉，”良久，随巢子发出重重一叹，“老朽原以为，鬼谷先生所育四

徒中，我观庞涓，唯有杀心，我观张仪，唯有机心，能有大为的当是孙、苏，岂料事与愿违，搅动天下的反倒是庞、张！”

“咦，”宋趺狠跺一脚，“鬼谷先生哪儿都好，唯有收徒这事儿弟子想不明白。既然收下孙臆、苏秦，为什么还要再收庞涓与张仪？难道是让他俩故意添乱吗？”

告子随口之言却如一缕清凉拂面，随巢子打了个激灵，转对屈将子：“屈将，再派个人，守住苏秦！记住，不要打扰他，保证他不出大事即可！”

“谨听巨子！”

太阳落下山去，天色苍黑。

苏秦依旧静静地坐在草棚子里。阿黑蹲在门口，两眼盯住他。

苏秦微微抬头，看向阿黑，轻声叫道：“阿黑？”

阿黑站起来，摆着尾巴走过来。

苏秦伸出手。阿黑迎上，一下接一下地舔着。

苏秦拍拍它的脑袋，指下地：“坐下，陪我说会儿话。”

阿黑呜呜两声应过，蹲坐下来，两眼盯住苏秦。

“阿黑，”苏秦缓缓说道，“先生说：‘就而不用者，策不得也。’阿黑，你可知晓其中缘由？这些日子来我反复研读，再三思索，说秦之策完全合乎先生所授的捭阖之道，你说，秦公为何弃而不用？”

阿黑发出呜呜声。

小喜儿走到草棚外面，正欲进屋，突然听到里面传出苏秦的说话声，吃了一惊，闪于门侧。

“阿黑，”苏秦的语气似乎是在鬼谷里与张仪交心，“先生曾说，治世始于治心，治心始于治乱。方今天下，治乱唯有两途，或天下一统，或诸侯相安。天下诸侯各有欲心，使他们相安甚难，因而我与仪弟志于一统。纵观天下，能成此功者唯有秦、楚二国，仪弟赴楚，我只能赴秦，本欲辅佐秦公成此大业，咸阳一行却让我大惑不解。阿黑，你想明白了吗？什么？你想明白了？你是说君心难测？是的，君心难测。我观秦公所作所为，知其胸藏大志。君王大志，莫过于一统四海，君临天下。我以一统之策说之，理应正中下怀才是，不想却是一败再败，是何道理？”

阿黑“呜呜”连叫两声。

“什么？”苏秦吃惊地盯住阿黑，“你是说，我说错了，秦公没有一统

天下之心？”他发出一声长笑，“哈哈哈哈，你错了。我观天下久矣，楚、魏、齐三王或无此心，列国之君或无此心，唯独秦公，此心必矣！”

阿黑再次发出呜呜声。

“其实，阿黑呀，秦公为什么不用我，我早想通了。在从小秦村回来的路上，我就想通了。我想通什么了呢？我想通的是，秦公只有一心，就是并吞天下。我是怎么想通的呢？就是阅读此书。”苏秦从地上拿起先生临别赠送的《商君书》，甩得哗哗响，“人们都说，是商君强势，先秦公是受到公孙鞅的巧言蛊惑，才重用他，听信他，六亲不认，一意变法。看了此书，方知是虚。商君不过是枚棋子，先秦公才是真正弈棋的人哪！商君变法，不利于秦国万民，只利于寡君一人。然而，身为寡君，已享秦民之利，秦公可谓是应有尽有，为什么还要变法呢？我这告诉你吧，阿黑，秦公变法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儿孙，为秦室子孙万代尽享天下之利。什么？尽享天下之利？难道秦国之利还不够吗？呵呵呵呵，阿黑呀，你无知了吧？你有所不知，先秦公也好，秦公也罢，他们的胃口都很大呀，他们也都想得多呀，他们想效法周文王、周武王，并吞天下，建不世之业呀！先圣曰：‘将欲歛之，必故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故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故兴之；将欲取之，必故与之。’秦公吞并天下之心，是不可让人大白于天下的，苏秦我却……唉，不说这些吧，说多了都是泪，是我苏秦犯浑哪……”

苏秦的声音顿住了。许是想到论政坛上的尴尬及落荒而逃的艰辛，苏秦哽咽起来。

苏秦的哽咽越来越响。

阿黑发出一连串的呜呜声，回应他的哽咽。

站在门外的小喜儿听傻了，走也不是，进也不是，僵在那儿。

“阿黑呀，”不知哭有多久，苏秦止住哽咽，将手中竹筒又抖几抖，接着唠叨，“看到了吧，我阅读的就是这册书。是商君写的，叫“商君书”。不知多少个日夜，它让我饭食不下，彻夜难眠。你一定想问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呀？是的，它是一个鬼东西，因为它字字句句都是鬼呀。赴秦之前，我读它，怎么读怎么觉得它可亲，就好像它专门是为我写的。离秦之后，我读它，怎么读怎么觉得它可怕，就好像它是一个厉鬼。阿黑，你见过厉鬼吗？就是专门吸血的那种恶鬼，吃人都不吐骨头啊！你一定想说，不就是上面写着字的一卷竹筒吗，我没觉得它可怕呀！阿黑呀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商君写的不是字，是他想怎么治理这个世界呀。是的，这个世界太乱了，太糟了，太需要治理了。